

叶圣陶

现代小说经典丛书

潘先生在难中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潘先生在难中/叶圣陶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08.4

(现代小说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399-2818-0

I. 潘... II. 叶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1574 号

- 书 名 潘先生在难中
著 者 叶圣陶
责任编辑 孙金荣
责任校对 清 流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 260 千
印 张 18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,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2818-0
定 价 2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这也是一个人	1
两封回信	4
欢迎	7
伊和他	11
一个朋友	14
萌芽	17
隔膜	20
阿凤	26
饭	30
地动	36
小蚬的回家	40
火灾	42

目 录

一包东西	145
遗腹子	136
搭班子	128
在民间	120
城中	109
前途	102
外国旗	94
潘先生在难中	79
校长	70
错过了	65
病夫	53
小铜匠	48

目 录

一篇宣言	235
邻居	227
「感同身受」	220
半年	214
多收了三五斗	207
秋	200
投资	195
李太太的头发	187
某城纪事	175
赤着的脚	173
夜	165
抗争	151

目 录

英文教授	241
一个练习生	260
我们的骄傲	270
邻舍吴老先生	274
辞职	277
春联儿	280

这也是一个人

伊生在农家，没有享过“呼婢唤女”“傅粉施朱”的福气，也没有受过“三从四德”“自由平等”的教训，简直是很简单的一个动物。伊自出母胎，生长到会说话会行动的时候，就帮着父母拾些稻稿，挑些野菜。到了十五岁，伊父母便把伊嫁了。因为伊早晚总是别人家的人，多留一年，便多破费一年的穿吃零用，倒不如早早把伊嫁了，免得白掷了自己的心思财力，替人家长财产。伊夫家呢，本来田务忙碌，要雇人帮助，如今把伊娶了，即不能省一个帮佣，也抵得半条耕牛。伊嫁了不上一年，就生了个孩子，伊也莫名其妙，只觉得自己睡在母亲怀里还是昨天的事，如今自己是抱孩儿的人了。伊的孩子没有摇篮睡，没有柔软的衣服穿，没有清气阳光充足的地方住，连睡在伊的怀里也只有晚上睡觉的时候才得享受，白天只睡在黑黢黢的屋角里。不到半岁，他就死了。伊哭得不可开交，只觉以前从没这么伤心过。伊婆婆说伊不会领小孩，好好一个孙儿被伊糟蹋死了，实在可恨。伊公公说伊命硬，招不牢子息，怎不绝了他一门的嗣。伊丈夫却没别的话说，止说要是在赌场里百战百胜，便死十个儿子也不关他事。伊听了也不去想这些话是什么意思，只是朝晚地哭。

有一天伊发见了新奇的事了：开开板箱，那嫁时的几件青布大袄不知哪里去了。后来伊丈夫喝醉了，自己说是他当掉的。冬天来得很快，几阵西风吹得人彻骨地冷。伊大着胆央求丈夫把青布袄赎回来，却吃了两个巴掌。原来伊吃丈夫的巴掌早经习以为常，唯一的了局便是哭。这一天伊又哭了。伊婆婆喊道，“再哭？

一家人家给你哭完了！”伊听了更不住地哭。婆婆动了怒，拉起捣衣的杵在伊背上抽了几下。伊丈夫还加上两巴掌。

这一番伊吃得苦太重了，想到明天，后天，……将来，不由得害怕起来。第二天朝晨，天还没亮透，伊轻轻地走了出来，私幸伊丈夫还没醒。西风像刀，吹到脸上很痛，但是伊觉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轻些，也就满足了。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，到了一条河边，才停了脚步。这条河里是有航船经过的。

等了好久，航船经过了，伊就上了船，那些乘客好似个个会催眠术的，一见了伊，便知道是在家里受了气，私自逃走的。他们对伊说道，“总是你自己没长进，才使家里人和你生气。即使他们委屈了你，你是年幼小娘，总该忍耐一二。这么使性子，碰不起，苦还有得吃！况且如今逃了出去，靠傍谁呢？不如乘原船回去吧。”伊听了不答应，只低着头不响。众客便有些不耐烦。一个道，“不知伊想的什么心思，论不定还约下了汉子同走！”众人便哗笑起来。伊也不去管他们。

伊进了城，寻到一家荐头。荐头把伊荐到一家人家当佣妇。伊的新生活从此开始了：虽也是一天到晚地操作，却没下田耕作那么费力，又没人说伊，骂伊，打伊，便觉得眼前的境地非常舒服，永远不愿更换了。伊唯一的不快，就是夜半梦醒时思念伊已死的孩子。

一天，伊到市上买东西，遇见一个人，心里就老大不自在，这个人是村里的邻居。不到三天，就发生影响了：伊公公已寻来了。开口便嚷道，“你会逃，如今寻到了，可再能逃？你若是乖觉的，快跟我回去！”伊听了不敢开口，奔到里面，伏在主妇的背后，只是发呆。主妇便唤伊公公进来对他说，“你媳妇为我家帮佣，此刻约期还没满，怎能去？”伊公公无可辩论，只得狠狠地叮嘱伊道，“期满了赶紧回家！倘若再逃，我家也不要你了，你逃到哪里，就在哪里卖掉你，或是打折你的腿！”

伊觉得这舒服的境地，转眼就会成空虚，非常舍不得，想到将来……更害怕起来。这几天里眼睛就肿了，饭就吃不下了，事也就做不动了。主人知道伊的情况，心想如今的法律，请求离婚，并不繁难，便问伊道，“可情愿和夫家断绝？”伊答道，“哪有不愿？”主

人便代伊草了个呈子，把种种以往的事实，和如今的心愿，都叙述明白，预备呈请县长替伊作主。主妇却说道，“替伊请求离婚，固然很好，但伊不一定永久做我家帮佣的。一旦伊离开了我家，又没别人家雇伊，那时候伊便怎样？论情呢，母家原该收留伊，但是伊的母家可能办到？”主人听了主妇的话，把一腔侠情冷了下来，只说一声“无可奈何！”

隔几天，伊父亲来了，是伊公公叫他来的。主妇问他，“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？”他答道，“既做人家的媳妇，要打要骂，概由人家，我怎能作得主？我如今单是传伊公公的话，叫伊回去罢了。”但是伊仗着主妇的回护，没有跟伊父亲同走。

后来伊家公婆托邻居进城的带个口信，说伊丈夫正害病，要伊回去服侍。伊心里只是怕回去，主妇就替伊回绝了。

过了四天，伊父亲又来了。对伊说，“你的丈夫害病死了，再不回去，我可担当不起。你须得跟我走！”主妇也说，“这一番你得回去了。否则你家的人就会打到这里来。”伊见眼前的人没一个不叫伊回去，心想这一番必然应该回去了。但总是害怕，总是不愿意。

伊到了家里，见丈夫直僵僵地躺在床上，心里很有些儿悲伤，但也想，他是骂伊打伊的。伊公婆也不叫伊哭，也不叫伊服孝，却领伊到一家人家，受了二十千钱，把伊卖了。伊的父亲，公公，婆婆，都以为这个办法是应当的，他们心里原有个成例：田不种了，便卖耕牛。伊是一条牛，——一样地不该有自己的主见——如今用不着了，便该卖掉。把伊的身价充伊丈夫的殓费，便是伊最后的义务。

1919年2月14日作。

刊《新潮》1卷3号，署名叶绍钧。

收入作品集《隔膜》时改题《一生》。

两封回信

他寻常写封信，右手握着笔，便快地移动，——头微微地侧着，有时舌端舔着上唇——从头至尾，决没有一刻停留，下一会思索的工夫。现在这封信，他觉得关系的重大，什么都比不上。自己是怎么一种心情，要借这封信去传达？是怎么一种言语，应该显露在这封信上？他自己简直糊糊涂涂，弄不明白。他早上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，脑子里的想念和大海里的波浪一般，继续不断，而且同时并作。他总希望有一个波平浪息的时候，这变动迁流的海，顿时化为智慧的泉源，能够去解决他那糊涂不明白的疑问；可是永永做不到。他自己想，不写这封信吧；但是又觉得有一种伟大而不可抵抗的力促迫着他，仿佛说，“你要使你的灵魂有归宿，你要认识生命的真意义，非写这一封信不可。”他屡次被这个使令催促着，自觉拗它不过。这一天硬着头皮，决定写这一封信，但是他那疑问终究还没解决，写是决定写了，然而写什么呢？因此他寻常写信很迅速的惯技，此刻竟有了例外。

暖烘烘的阳光从半开的窗帘里射进来，熏得他有些醉了。窗外墙上，开满了红蔷薇，微风吹着，时有二三花片寂寂地落下。蜂儿从花心里飞出来，发出一种催眠的声音——这是唯一的声音了，此外只有他自己能够听得脉搏的跳动。他这时候什么都像在梦里，环绕他的四周，他也辨不出是美丽，是闲适，或者是无聊，是沉寂。他只对于将要写的这一封信的受信人艳羨，爱慕，想象，猜度……总而言之，种种心绪都集中在伊身上了。

他那紊乱茫昧的思念，实在不容易抽出一个头绪来；蜂儿催

眠的声音越来越响，仿佛有意来扰乱他的思路。映到他眼睛里，只有一幅印着美丽的小花的信笺，承着太阳，反射出光彩的白，像是个晴光万里的大海。但是他没有指南针，打从哪个方向去呢？

他知道涵青失败的事实，原来涵青先曾写信给伊，后来得伊一封回信，大略的意思是：“你情愿爱护我，珍惜我，永永不改，直到有生命的最后一刻；可是我不是笼子里的画眉，花盆里的蕙兰。你的见解错了！”涵青就此绝望了。

他想涵青这样的爱慕，是世俗的，卑下的，不光明的，不人道的，这封回信正是他最适宜接受的一种教训。他又想他若去信，也要得到类似的回信么？这个怎么担当得起？同时那伟大而不可抵抗的力又在那里鼓舞着他道，“你岂是和涵青一样的心思？你要使你的灵魂有归宿，你要认识生命的真意义，非写这一封信不可。”他才迷迷糊糊地自信，以为失败是决不会逢到的，只须写就这封信，便是成功的第一阶级。但是怎么写呢？写什么呢？

蜂儿催眠的声音依旧响着。蔷薇枝上飞来了几只小鸟。它们修剪着自己的羽毛，相对叫一会。这声音清脆美妙，合着自然的呼吸，又表出玄秘的恋爱。叫了一会，有一只回头看一看他的伴侣，自己先飞到别枝上去。其余几只也就振翅跟着。花枝受了震动，花片零零乱乱地落下来。他依旧握着笔，对着信笺出神，益发觉得沉沉如醉。那思想的引导者——理智——深深潜伏，绝对不能做他的帮助。可是那伟大而不可抵抗的力独给他充量的帮助，非但促迫他，鼓舞他，而且指导他了。他辨认那印着美丽的小花的信笺，仿佛有许多真挚的情思，华妙的辞令在上边。他那握着笔的右手快快地移动了；和他平时的神态一样，头微微地侧着，舌端舔着上唇。

三天之后，他得到回信了。这封回信，他十二分的热望着；但是又很惧怕接着它，因而懊悔，不该冒昧去信。然而回信终究来了。里面大概说：“你的见解错了！你看我做超人，我自知并不是超人，而且谁都不是超人。我只是和一切人类平等的一个人”罢

了。你要求超人容留你的灵魂,我既不是超人,怎能容留你的灵魂?”

1920年5月16日作。

原题《你的见解错了》,

刊5月16日《时事新报·馀载栏》,署名圣陶;
又刊《新潮》2卷4号,改题《两封回信》,署名叶绍钧。

欢 迎

搬运行李货物的工人，露出他们筋肉坟起的手腕，推着小铁轮的车子，像机器一般地向月台走来；那铁轮碾地的声音高亢而烦躁，引起人不快的感觉。旅客都守着他们自己的东西，站在月台的边沿：他们一会儿弯着身子，侧着头，向西面眺望，目力尽处，那平行的铁轨交于一点，成为一线，这时候还不见有火车来；一会儿又收转身子，很注意地看着自己摆在地上的东西。有几个客人提了提箱，在密排着的人丛中挤向前去，因此这个人阵就起了轻微而不停的波动。

对面的月台上，一样有许多人站着，都是来候他们的亲戚朋友从将到的这一趟车里下来的。

“杜威是哪一国人？”一个绅士模样的人——目眶深陷，脸皮带着青色，两颊和口的四围满被着乌黑的短胡，——向他一同站着的七个人中一个少年问道。

“他是美国人，”那少年随口回答。他那平滑的脸上微微露出轻视的笑。

其余六个人都是绅士模样，齐现出和那少年同样的微笑。那发问的人听了少年的回答非常满意，捻着他颌下的短胡出神。

汽笛的声音听见了。车轮和铁轨磨擦的声音也听见了。浓黑的烟在西面一线的轨道上涌起来了。两面月台上排着的人顿时波浪一般地移动，混乱的噪音笼罩着车站的全部。

火车停在两个月台的中间，车厢里走下许多旅客。他们携着行李，同着伴侣，都急急欲赶出车站，趋他们的目的地；或者因为

坐车倦了，赶紧要出站舒一舒腿力，透一透气；有几个预知有人来等候的，便停着步，向人丛里搜寻他们的亲戚朋友。这时候杜威先生和两个同伴也从车上下来，正在寻人。刚才谈话的那个少年和他七个同伴便迎上去。少年向杜威先生说了几句欢迎的话，说的是中国话，他的脸微微红着。其外七个人很局促的站着，脸也微微红着。杜威先生答了几句，由他的一位同伴译给他们听。他们并不注意听，只依旧红着脸。

上车的客都上了；下车的客都散了。汽笛响了响，车轮又徐徐转动，载着列车往东去了。车站上一切清静，微风吹着丛开的羊肠菊摇动，小工也喝茶去了，——和平常日子每回车过之后没什么两样。

一个园里的一个厅，壁上挂着黝暗的对联画幅；玻璃书橱里藏着一部《图书集成》，纸色如新，可以见得从没有人翻过；居中一张大红木炕床；两旁四只茶几，陈设在六把椅子之间，那椅子深而且大，可以容三个人并坐；靠墙桌子上，陈列着几件古铜尊彝，上边点缀着翠绿的斑。已经斜了的阳光透不到深邃的厅里，便觉这个厅幽寂，沉郁，像什么地方的一个古物陈列所。

一个人在这巨大的炕床上躺着，眼睛欲阖未阖，只剩一线，一定忘了他到这里来的原由了。他的国货草帽摆在炕几上，马褂全卸了钮扣。深黄的面色，眼眶和口的四围有很深的皱纹，是他的特征。

刚才在车站欢迎杜威先生的少年，寻寻觅觅的模样，闯进厅来，见了炕床上躺着的人，便喊道：“子兄，只你一个人在这里么？”

“来了么？”躺着的人闻声，突然竖了起来，搓着眼睛说。

少年就坐在六把椅子的第一把里，不住的扇着扇子，一面喘着气。随后取出烟匣，燃了一支香烟吸着，才答道：“没有哩。”

“他们到哪里去了？”那人重又坐下，扣着他马褂的钮扣。

“我们迎了杜威先生，他要看看这里的公共事业。我们想学校医院，各地都有，算不得特色，就引他去看清节堂。”

“他看了说些什么？”那人听了很感兴味，所以用极沉着的声音发问，两目直注少年，眼眶的皱纹更为显著。

“我们对他说：‘这里的妇女，进来之后，永不出去。这都是本邑几位前辈先生的苦心孤诣，才成就了这一桩善举。’他听了一位先生的翻译，很注意又很慈悯地问道：‘他们既然永远住在这里，他们的儿女怎样呢？’我们回答：‘都带进来住。’他益发注意，声音更为悱恻动人，问道：‘那么他们儿女的教育怎样呢？’亏得逸老心思灵捷，回答说：‘有个为他们特设的学校。’其实只有个私塾，教学生念《学》《庸》呢……”

那个带着笑容连连点头，口的四围的皱纹也更加显著起来。停了一会，又问道：“他们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他们又引他去看普济堂了。我因为要到这里来招呼欢迎的人，所以先来，那知只遇着你一个。”

“他明天演讲，不知讲些什么？”那人自言自语。

“大约不过自动主义罢了，”少年也自言自语。香烟的灰积了一寸光景，经了震动，寂寂地落在少年的雪青熟罗衫上。

天色晚了，厅里聚了五六十人，彼此不能够细认面目。不知哪一个人说了一声“来了！”大家就赶忙走到对面一个戏厅里去。那戏厅一共三间，许多人分为两起，站立在旁边两间预备着一排排的座位的前面。

正中一间，靠近戏台，横摆着一张大菜桌，桌上铺着台毯，供着三瓶花。居中和戏台同一方向，摆一把可容三人的大红木椅子。左右两旁，各设两个座位，椅子却比较小了，两横头各设两椅——和数十人将要坐的同一式样，是广漆的单靠。

戏厅里时时闻得陈腐东西的臭气，还可听得像蚊一般细碎的说话声。

皮鞋着地的声音从回廊里送来，大家便噤住了声，齐回转头去看。

杜威先生和他的同伴走了进来。

大家站得非常恭敬，头也不回转去了，气息也不使他发声，但斜睨着这位奇异的来客，不能了解的来客，显出一种好奇，猜测，悚栗的态度。

杜威先生停了步，那双深沉的眼睛看着大众，不晓得他们是

什么一回事。他觉得站在人丛里没意思，便和同伴退到古物陈列所里，靠近墙壁，看挂着的书画。大家待他转了身，全身方才轻松了好些，无数的目光也跟着送出那戏厅，脚还站着不动。

又隔了二十分钟，才有人请杜威先生坐在戏台前大红木椅子里。两旁和两横头的座位，自然是先生的同伴和几个绅士模样的人坐了。大众也朝着戏台坐了。

问题发生了，谁致欢迎词呢？大家用极细的语音交头接耳，推了半晌，方才由坐在横头的一个绅士起立，用中国话说了几句普通的颂扬语，声音低而细，或者他旁边的人可以听见。他说完了，也没有人译给他们所欢迎的人听。

杜威先生知是欢迎的话，便发出恳挚的语音作答。他的大意是“我知你们这里是历史上文化先进的地方，所以很愿意到这里来。你们能根据了这一点，使文化永永持续，进步，才是你们的光荣，也是我的私愿”。

照相师在外面喃喃地说：“日光快没了，要拍照须得赶紧。”

大家便拥着杜威先生到园庭里，排着高低簇齐的五排。照相师手忙脚乱对了光，胡乱开了镜头。这算留了个永久的纪念了。

1920年7月2日作。

刊1921年4月7—8日《京报·青年之友》，署名叶绍钧。

伊 和 他

温和慈爱的灯光照在伊丰满浑圆的脸上。伊的灵活有光的眼直注在小孩——伊右手围住他的小腿，左手指抚摩他柔软的短发——的全身，自顶至踵无不周遍，伊的心神渗透了他全身了。他有柔滑如脂的皮肤，嫩藕似的臂腕，肥美鲜红的双颐，澄清晶莹的眼睛，微低的鼻，小小的口；他刚满两岁。伊抱他在怀里，伊就抱住了全世界，认识了全生命了。

他经伊抚摩头发，回头看着伊，他脸上显呈出来的意象，仿佛一朵将开的花。他就回转身来跪在伊怀里，举起两只小手捧着伊丰满的面庞，还将自己的面庞凑上去偎贴着，叫道，“妈！”小手不住的在伊脸上轻轻的摩着，拍着。这是何等的爱，何等的自然，何等的无思虑，何等的妙美难言！

钟摆的声音格外清脆，发出一种均匀的调子，给人家一个记号，指示那生命经历的“真时”，不绝的在那里变化长进。伊和他正是这个记号所要指示的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爱的生命，正在那里绵延的迅速的进化哩。

他的小眼睛忽然被桌上一个镇纸的玻璃球吸住了，他的面庞便离开了伊的，重又回转身去，取球在手里。“红的……花！白的……花！”他指着球里嵌着的花纹，相着伊又相着花纹，全神贯注的，十分喜悦的告诉伊。他的小灵魂真个开了花了。

“你喜欢这花呀。”伊很真诚的吻他的肩，紧紧的依贴着不动。